



美丽的村庄

潘小平 曹多勇◎著

喧天的花鼓 奔流的淮河 男人和女人 大地和村落
第一次追溯农村改革的历史文化源头
第一次展示淮河流域乡村人文与生态

A·P·G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ANHU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美丽的村庄

潘小平 曹多勇◎著

喧天的花鼓 奔流的淮河 男人和女人 大地和村落
第一次追溯农村改革的历史文化源头
第一次展示淮河流域乡村人文与生态

A·P·G 安徽文艺出版社
ANHU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的村庄/潘小平,曹多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6. 10

ISBN 7—5396—2825—1

I. 美... II. ①潘... ②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1541 号

美丽的村庄

潘小平 曹多勇 著

责任编辑:刘正功 马晓芸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19

字 数:250,000

版 次: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2825—1

定 价:28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1

卷一001

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了。

说不好是啥时候，也说不好是道光爷还是咸丰爷做皇帝，百姓的日子很苦，淮河两岸十年九荒，不是涝就是旱。盗贼蜂起，记鼻子、老坟堆、陈郢子小五，今天来明天走，世道乱哄哄的。记鼻子、老坟堆和陈郢子小五，都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……

卷二047

朱文霞与严国勤、殷家传三个人，在村里上小学是同班同学，小学毕业去煤矿上初中也是同班同学。初中一年级，朱文霞头一批加入了红卫兵，严国勤与殷家传两个人都没能加入上。

加入红卫兵讲究的是个人表现积极不积极，还要看家庭成分好不好……

卷三131

一场大雨改变了严家台子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朱文霞的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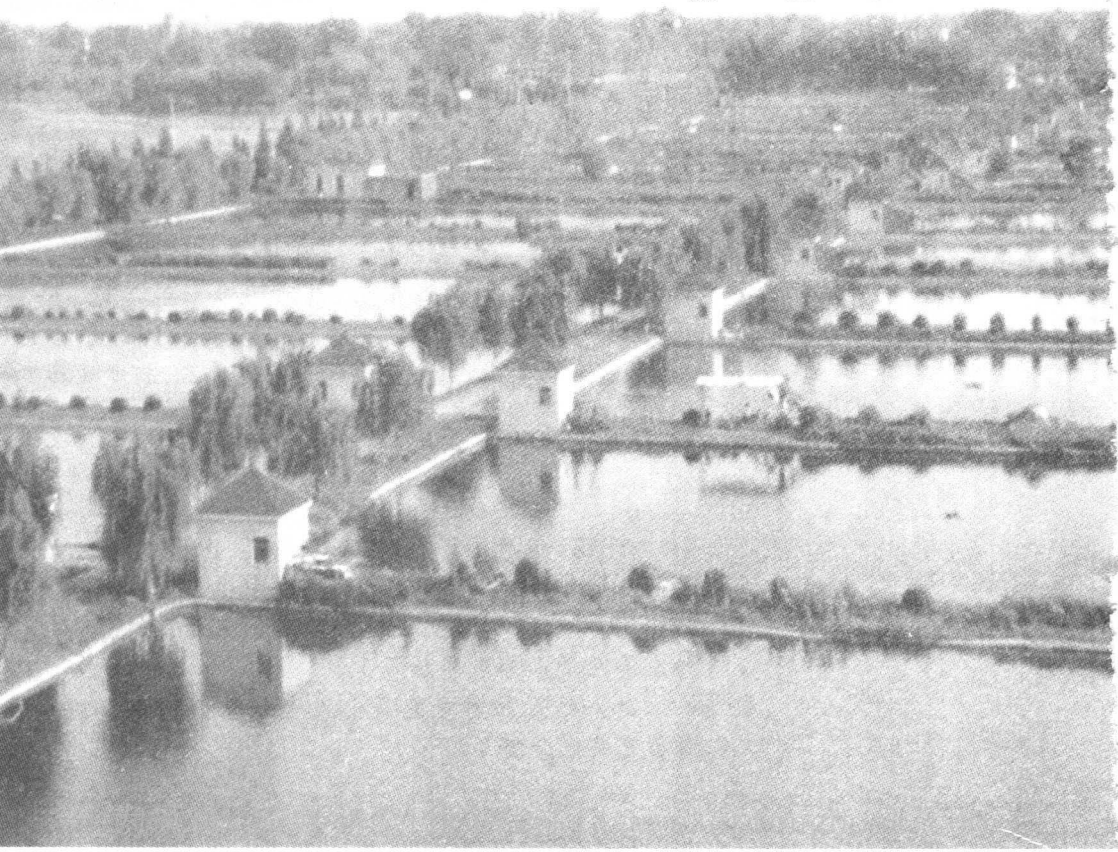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都这样，或早或晚。早，早到每年农历的四月初；晚，晚到每年农历的七月末，淮河两岸的天空总会有一片雨做的云。南风吹过来，这片雨做的云把雨下在淮河的北岸。北风吹过来……

卷四219

凤凤大学毕业原本是做过两种选择的，可最终还是回到了生她养她的严家台子，回到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龙龙身边，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

凤凤临近大学毕业，一是选择考研究生，继续上学；二是报考公务员，留在省城机关工作……

目录2



『卷一』



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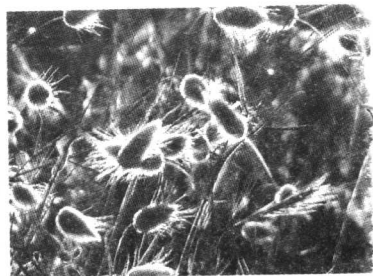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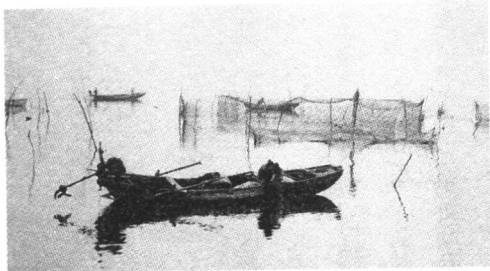
说不好是啥时候，也说不好是道光爷还是咸丰爷做皇

帝，百姓的日子很苦，淮河两岸十年九荒，不是涝就是

旱。盗贼蜂起，记鼻子、老坟堆、陈郢子小五，今天

来明天走，世道乱哄哄的。记鼻子、老坟堆和

陈郢子小五，都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……



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了。

说不好是啥时候,也说不好是道光爷还是咸丰爷做皇帝,百姓的日子很苦,淮河两岸十年九荒,不是涝就是旱。盗贼蜂起,记鼻子、老坟堆、陈郢子小五,今天来明天走,世道乱哄哄的。记鼻子、老坟堆和陈郢子小五,都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。河上更不清静,正阳关下来卡子林立,平均三二十里就设一道关卡。卡子上收税的关爷,个个阎王似的,连两江过来的大队商船,过一道卡子都扒一层皮,更别说走私的船只了。

一小队官兵,正沿着淮河追赶一条走私的船只,已经追了很长时间。船不大,也不算小,是俗称“三节杆”的双桅船,比“官驳”小点,比“对脸划子”大点。说是说从上游桐柏山里运竹木下来,实际一根根竹筒子都掏空了,里头藏了私盐。是淮盐,从板浦盐场辗转而来。那年头,贩私盐是砍头的罪,所以从陆上转手的时候,特地选了从上水到下水逆反方向的路线。正阳关的关爷,是把船放走了才想起来的,当时看船上女人的一双眼睛,躲躲闪闪就不大对劲,男人又看着眼熟,等醒过困来,报告给官家,船已经顺水顺风而下,走出去有百十里路程了。正阳关是淮河上游至中游一段的咽喉,淝河、颍河等众多支流在此汇集入淮,自古有“七十二水汇正阳”之说。官兵们一阵狂追猛赶,追了一天一夜零小半天,快到硃石口,这才慢慢撵上来了。淮河出正阳关至硃石口一段,地势最为复杂,南



岸山冈连绵,北岸一马平川,河道以 S 形的走向蜿蜒曲折,到了硃石口,陡然变得险峻起来。硃石口东西两岸,相距不到五百米,壁如剑削,惊涛裂岸。这时离硃石口就很近了,一二十里地,官兵们不敢怠慢,想在口子这边追上,这边追不上就没法再追了,太危险。天光慢慢暗下去了,离天黑已经不远。他们恨不得像一群饿狼似的扑上船去,把船上那对男女赶尽杀绝,不留一点儿后患。船上的男女也不敢怠慢,拼了命地扳桨,还盼着天快点儿黑下来,万一逃不过去,有黑天做掩护,他们就能躲过官兵的眼睛,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丢下小划子,逃出命去。这船上一共就四口人,两个大人带两个孩子,男人姓严,因一条好嗓子,河上人称严老喊;女人姓周,夫家姓殷,人称殷周氏,和这男人本不是夫妻。两个孩子,男孩子名叫龙龙,是严老喊的儿子;女孩子名叫凤凤,是殷周氏的闺女。四口人原本是两家人,两条船做营生。做的都是走私夹带,主要是贩私盐,常常是结伴而行。两个月前,遭到一场劫难,死的死,伤的伤,两家人这才合拢成一家人。贫贱夫妻,也没什么讲究,只想着合到一处,有男有女,有冷有热,不想今日劫难又至,看来能保住两个孩子的性命,就已经是万幸了。

这是农历五月里的一天,淮河水面暴涨,水流湍急,河上浑浑浊浊,像是能吞噬一切,又像能掩盖一切。严老喊与儿子龙龙轮番掌舵,轮番扳桨,约莫一刻钟的样子换一回手,每回换手都先隐蔽

进船舱,换上不同颜色的衣服,装扮成不同人的样子走出来,造成船上有很多男人的假象。这样岸上撵着的官兵才不敢轻举妄动,才好把时辰一点一点往后拖延,一点一点往黑夜里拖延。殷周氏和闺女凤凤,始终待在船舱里没出来,长时间的漂泊和惊恐不定之后,现在反倒平静了,不怕了。殷周氏不慌不忙地准备着两个孩子逃生的东西,也无非是一点细碎的银两,几件春秋天的单衣、寒冬天的棉衣。就这么点儿物件,裹进一个包袱足够了。另外一个包袱里,包裹着麦子、黄豆、玉米、秫秫、芝麻等等庄稼种子,留给两个孩子将来安身立命。性命要紧,其他东西想带也不能带,何况这船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逃生的小划子就靠在大船的外侧,一根索拖着,岸边追赶的官兵看不见。外侧船帮上早已经砸开一个瓦盆般大小的洞口,两个孩子从洞口爬出去,就能落进小划子里。小划子不过两度多长,在白天无遮无拦的河面上不好躲藏,只有借黑夜的掩护,才能够逃出去。

说起来,两家人在淮河上使船,冒死做走私的买卖,也就是上辈人的事情。老话说“走千走万,不如淮河两岸”,那是黄河没有夺淮以前,那时的淮河只有今日上游的一段,从桐柏山畅流而下,在淮滨县三河尖一带注入大海。后来就不行了,黄河不断地泛滥,不断地侵夺淮河的水道,淮河的人海口从三河尖、正阳关、盱眙、淮阴,不断地推移,直推到云梯关。淮河两岸连年水灾,颗粒无收是常有的年景,逼迫得很多庄稼人卖房子卖地,到河上行船。吃不上土里的饭,就吃水上的饭。两家人,一家姓严,一家姓殷,原是同一个庄子,算是交情很厚的老亲了,吃水上饭以后,两家往上游一块行船,往下游也一块行船,遇上麻烦,也好彼此有一个照应。只是陆上的人家纷纷到水上讨生活,水上的生意就不好做,没有办法,这才贩起了私盐。也出过事,也翻过船,也让官家逮住过,下过大狱,不过灾难过后,只要不死,两家人还是得刀口舔血,吃这口饭。一来二去,两家手里就都攒下点银子,就又把卖出去的房屋赎回来,把卖

出去的土地买回来。河上好走,就做几担生意;不好走,就上岸种庄稼,午秋两季,一茬子小麦,一茬子秫秫,再插花种些红芋和大豆。比单单使船的人家,手上宽泛些。本来日子就这么过,也能过得去,不想两个月前,往年道上一个贩私盐的朋友,突然犯了事,熬不过刑,把两家供了出来。顷刻之间,两户人家十八颗人头滚落在地,只他们四人幸免于难。那是因为这一天,殷周氏带着闺女回了娘家;严老喊带着儿子赶了一趟集,破例在集上吃了一顿中晌饭。多亏了这一顿饭,才没让官兵赶尽杀绝。家是不能回了,地也不能再种,所幸的是船还在,两家人就合成了一家人,继续做这砍头的买卖。不是不怕死,是被逼无奈。反正做是死不做也是死,不如索性就重操旧业。

天是“唿啦”一声黑下来的,官兵们再也忍耐不住,猛地扑向河岸,朝着严老喊他们包抄过来。严老喊坐在后舱尾上,紧紧地把着舵,冲着船舱轻轻说了一声,凤她娘,俺看是时辰了。船舱里一片黯黑,严老喊看不清殷周氏和两个孩子的脸。殷周氏和两个孩子,从后舱门看见的严老喊也是模糊不清,黑糊糊一团。殷周氏颤颤巍巍地小声说,老喊哥,俺听你的。严老喊说,把蜡烛点亮。殷周氏“哎”了一声,照办了。一粒豆大的光亮,水汽一般慢慢散播开来。船舱里的殷周氏渐渐清亮起来,殷周氏身边的两个孩子也渐渐清亮起来。船舱里的光亮是一种诱惑,引得岸上的官兵疯了一般,一次次往船帮子上甩滚钩,想扣住正在行驶的船。这就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了,必须马上把两个孩子放下去,让他们逃命,但两家大人,都还有几句话要交代。

殷周氏交代闺女说,你跟龙龙现在是兄妹,这一刻过去,就是夫妻了。

凤凤低着头,红着脸,回话说,娘,俺知道。

严老喊交代儿子说,别再干这个了,上岸去,种庄稼。

龙龙抬头看着后船舱上面的父亲,回话说,大,俺知道。

这一带,把父亲叫做“大”。

殷周氏说,一个女人有了男人,就得一颗心扑在男人身上,你的眼里,你的手上,你的心里,只有男人的吃穿冷热。

凤凤慢慢地抬起头说,娘,你放心,俺会跟着俺龙龙哥好好过日子的。

严老喊低头看着船舱说,水上的这碗饭不好吃,也不能吃,担惊受怕不说,到头来还是一个家破人亡。

龙龙说,大,你放心,俺一辈子种庄稼,俺日后有了儿,也一辈子种庄稼。

殷周氏把闺女凤凤的一只手递给龙龙,龙龙双手接过来,紧紧地握住了。

严老喊还想说什么,只听“叭”的一声,一副十六爪滚钩拖着长长的绳索甩上来,一下子扣住了船。

官兵齐刷刷地站在河岸边,开始喊话了。

船家——船家!快一点儿靠岸,我们要上船检查。

严老喊答话说:官爷别急,俺这就靠过去。

说着,严老喊把握舵杆往河心轻轻地一推,船头斜斜地撇往河岸边。河岸处有一片芦苇丛,河水淹没一小半,留下一多半,正好能够遮住小划子。严老喊命令儿子说,你俩孩子快上小划子,先藏在这片芦苇里边,千万别出声!说着话,龙龙、凤凤已经从船帮子的豁口里滚落小划子中。殷周氏把两个包袱递到凤凤手里,把一条缆绳解开来,把小划子放下去。

这一年,龙龙十六岁,凤凤十五岁。

龙龙把缆绳系在一根竹竿上,使劲往水底下一插,小划子就潜伏在芦苇丛中不动了。严老喊一见,猛地从船尾跃起,一斧子砍断了滚钩上的绳索,将岸上的官兵带倒了一片。接着他猛劲把舵杆往河岸边一撑,船头打了个转,远离开河岸。

官兵们一边追一边大声喊话:大胆严老喊!官府正画影图形捉

拿于你，你还敢顶风作案！想逃是逃不脱的，不如乖乖束手就擒，或可免你一死。

严老喊不听，继续飞快地扳桨，船快速地向下游驶去。

官兵开始放冷箭，“嗖、嗖、嗖、嗖”，冷箭撕裂空气，一支支落在船上，落在河面。隐藏小划子的芦苇丛渐渐远去，模糊成黯黑一团。严老喊跟殷周氏说，你把船底的舱板砸开吧。殷周氏说，哎。殷周氏举起一把铁锤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三下两下就砸开了一块船舱底板，一股水柱“哗啦”一声冲进船舱，把殷周氏打了一个踉跄。殷周氏跑出船舱，与严老喊一起站在后船头上。严老喊拿出一根绳子说，俺先把你捆在舵杆子上，再捆俺自己。殷周氏说，俺连水都不会凫，你怕俺不跟你走吗？严老喊就笑了。严老喊坐在船后舱上，两手死死地抱住舵杆子。殷周氏笑笑，也就学着严老喊的样子，坐下身子，两手死死地抱住舵杆子。

船舱里的水越灌越多，很快船头就湮到了水里边。

官兵们不追了，看出船上的异样来。

船屁股高高地撅起来了，像是自己拼命地往水底下拱，又过了片刻，就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，整条船闷进了水里，桅杆像是一条小尾巴，在水面上摇了几摇，瞬间就不见了。官兵们一溜排站在河边上，呆呆地看着船只一点点沉没，直到河面恢复平静。

星星出来了，河面上亮闪闪的，龙龙、凤凰隐藏在芦苇丛中，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

凤凰轻声喊了一声，娘。

龙龙轻声喊了一声，大。

凤凰轻声说，公公，你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龙龙轻声说，丈母，你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河面一片死寂。

02

淮河两岸的土地分为两种。一种岗地，一种湾地。岗地，地势高，远离淮河，河里涨水轻易淹不着。湾地，地势洼，靠近淮河，河水涨水容易淹着。岗地多是在一溜土岗子上，黄土里包着砂礓，土质薄，夏天长麦子长不出好麦子，秋天长黄豆长不出好黄豆。砂礓是土里长出的半生不熟的石头蛋子，生姜般大小。岗地怕旱，夏天长麦子，秋天一般是种耐旱的高秆农作物，也就秫秫和玉秫秫两样子。玉秫秫是此地的方言，官话叫玉米。湾地沙性，是淮河的冲积扇，土质肥沃，夏天长麦子能长出一地的好麦子，秋天长黄豆能长出一地的好黄豆。但湾地容易涝，夏季老天要是给脸，淮河不发水，或是水发迟了，能好好地收一季麦子；秋天种黄豆，十有八九收不到手。要是哪一年，夏天淮河发水早，湾地里的麦子还没成熟就被水淹掉，这样的年景叫荒年，湾地里一粒庄稼没得收。

龙龙和凤凤两个人，花去整整五年时间，开垦出一片岗地，一片湾地。

那年，龙龙和凤凤躲过官兵的捕杀，上岸之后，就手在躲藏的地方落下脚。这里人烟稀少，遍地蒿草，一人多高。远处山峦起伏，后来知道，山叫八公山。这一片的庄子，都是沿着淮河两边分布开来，龙龙往东走，来回得一个时辰，也就是说距离东边最近的庄子，有头十里地；西边的庄子距离更远，龙龙步行来回要走上一个半时辰，那么少说也有十五里。龙龙把这么两条路线走下来，觉得在这里安家很安全。虽说还是孩子，但他们是一对遭官兵追杀的漏网之人，不能靠村庄太近，更不能靠近集镇。

龙龙问凤凤说，就把家安这里？

凤凤说，你是这个家的男人，俺听你的。

最当紧的是要搭一处藏身藏体的草庵。两个孩子从近旁砍来五根粗细合适的野柳，两根两根捆绑在一起，成一个“人”字形，分别往地里一插，余下的一根柳树往两边的“人”头上一担，一间草庵

的骨架就出来了。从四周割芦苇做房笆，割茅草做房顶，一间能够躲风避雨的草庵子，就出现在了淮河岸边。最后两个人合力把小划子拉上岸，塞进草庵子里——往后再不会在水上使小划子，更不会吃一口水上饭，这是父母的遗言。水上不能用了，岸上能用，拖进草庵子里，就做了他俩的婚床。这是一个产生梦和爱的地方，恰好这一夜月朗星稀，月光从草庵子的柴门流泻进来，照着小划子里的两个人，凤凤的尖尖小脸上一片光亮。龙龙紧紧地搂着凤凤，凤凤紧紧地依偎着龙龙，能听见彼此的喘息声。

凤凤问龙龙，这就是家？

龙龙点头说，这就是家。

你是俺男人啦？

俺是你男人啦。

第二日，龙龙赶了一趟集。叫花家集，坐落在一溜山根底下，去得一个多时辰，回得一个多时辰。紧赶慢赶，来回就是多半天。龙龙去这一趟，是去添置一些必需的农具。爹娘留下的零碎银子，这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。他要带着凤凤开荒种地，他准备着先开出一块岗地。岗地地薄，却是旱能收涝也能收。有这一块岗地做底子，收多收少，一日三餐就有了保证了。岗地上长满荒草，有蒿子，有茅草，有荳草，遇见荳草就捆成草个子，单堆在一边，留着将来正式起房屋。荳草苦顶的房子，三十年不塌不漏，抵得上大瓦房。他俩蹲下身子，一寸一寸把荒草割尽，放火烧上一遍，把生土烧成熟土。当然，一块生地要变成熟地，至少得几秋几夏，几茬子庄稼，但是不着急，日子长着呢，这不才开始嘛。岗地不平整，他俩你一锹，我一锹，把高处的土往洼处填；岗地含砂疆，他俩一粒一粒把大砂疆粒子拣出来，使粪箕子背到一旁。粪箕子是龙龙到河边现砍了荆条子，连夜现编出来的，居家过日子，哪能没个粪箕子呢。开这一片一亩多岗地，花去了他俩两年的时间，使坏了三把镰刀，九把铁锹。一亩岗地割出来的荒草，当柴火烧，烧了两年还没烧完。一亩岗地拣出来的

砂礅，堆在旁边垒出了一座砂礅山。后三年，他俩的主要力气，花在一亩湾地的开垦上。湾地水草丰茂，苇根子扎进去二尺深，很难清除。一片芦苇割掉了，相隔三五日，新一茬芦苇又发出来了。芭根草也是，芭根草的根不仅深，而且长，麻线似的，一胤一大片。对付湾地苇草的最好办法，是斩草除根。对付湾地芭根草的最好办法，也是斩草除根。清除这些芦苇杂草，可是比拣岗地里的砂礅难得多了。天天半夜里凤凤先起身，添上水，烧上锅，然后叫起男人，这时候，鸡叫二遍了。不等鸡叫三遍，两个人就揣上干粮下了地，晌午是不回家的，饿了，啃两口高粱“呵饼子”；渴了，走下河沿，喝两口淮河水。把锅烧热了，把死面饼子“咻啦”一声贴到铁锅上，这地方叫做“呵”。“呵饼子”熬小鱼，就是俩人最好的饭食了。干累了，俩人坐在地头，你瞅我一眼，我瞅你一眼；想睡就找一处柳树荫躺下来，你给我掏掏耳眼，我给你掏掏耳眼。草庵子就在五十步以外的地方，一天一天的，俩人也不回去。傍晚，暮色从远处的荒草从间漫出来，流水一般朝着眼前漫过来，不一会儿，就漫得一天一地的了。

凤凤问，该收工回家了吧？

龙龙答，回，不回家回哪儿？！

一年四季，春里忙，夏里忙，秋里忙，冬里也忙。春里忙，多是忙锄麦子，这时候，岗地里的麦子要锄了，湾地里的麦子也要锄了。岗地里的麦子长得孬，麦地里的杂草也长得孬。湾地里的麦子长得好，麦地里的杂草也长得好。锄得晚一时，或是锄慢了，湾地里的杂草就盖住麦子去了。湾地里的麦子锄过一遍，俩人曳着锄头去岗地，岗地一遍麦子没锄过来，湾地里的杂草又长出来了。每年春季，一过了二月二，俩人就扛着锄头下地锄麦子，一锄锄到麦子拔节、扬花、抽穗，锄到伸不进去锄头，这才罢手。紧接着是磨镰、做场，为麦收做准备。就觉得一块麦场还没压实在，地里的麦子就黄灿灿一片，等着收割了。岗地的麦子早熟，湾地里的麦子晚熟，两者相差三四天，正好能把一亩岗地的麦子收到麦场上，打出来。四天时间是

这么分配的,收麦子花去一天时间,往麦场上运麦子花去一天半时间,打麦子扬场花去一天半时间。相比较,两把镰刀收麦子算是轻巧活。往麦场上运麦子,全靠俩人肩膀担,一挑一挑的磨脱一层皮,磨出一层血,磨成一层茧。打麦子也是手工打,没有打场的碌子,没有拉碌子的牛,只能一捆一捆地抓在手上,使劲往场上摔。或者干脆铺开在场上,正午时分,大太阳底下,手握一根棍子使劲往下捶。一亩湾地的收成,比岗地上多一半。这一上一下,一前一后,俩人少说也要忙上十天半月。临到扫尾,要是遇上一场透雨,俩人就会停下手里的活,抢到岗地上点种大秫秫,或是小秫秫。常常是一亩岗地分开点种,半亩大秫秫,半亩小秫秫。湾地呢,麦茬子留得高,一把火烧过,先空在那里。接下来,忙着锄岗地上的秫秫和玉秫秫。接下来,忙着收岗地里的大秫秫和小秫秫。俩人忙着这些农活,季节就一步一步地走进深秋,走进冬季。冬里农活最清闲,一亩岗地上长着麦子,不用经管;一亩湾地上长着麦子,不用经管。俩人就一人一把铁锨,把岗地的地墒沟清出来,再把湾地的地墒沟清理出来。俩人挖着地墒沟,精神是松懈的,手脚是懒散的,像是干着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。俩人低头干一会活,抬头看一会天。天阴沉沉地捂着一场雪,一连好多天了,却迟迟不愿落下来。俩人一边干活,一边在心里问老天爷,你什么时候下雪呢。从初春天一直忙到初冬天,到这时候,俩人就需要在一场雪的遮掩下,像地里的麦子一样,好好地歇一歇。

雪是在后半夜,趁着俩人的梦境悄悄地落下来的。天亮醒来,把俩人吓了一跳,草庵子外头亮得晃眼,鸟雀子唧唧喳喳,已经唱成一片。

凤凤一个翻身,爬起来。

龙龙问,你做啥?

凤凤说,烧锅呀。

龙龙问,烧锅做啥?

凤凰说,吃了饭,下地干活呀。

龙龙说,干了一年的活,还没干够呀?说着一把揽住了凤凰的腰。

凤凰身子一软,缩进了男人的胳肢窝。

不吃不喝,俩人睡了三天三夜。

这一觉也睡得真够长的,一年的光景,“噤啦”一声就过去了。

这年的年成不好,是一个荒年。节令快接近芒种了,一亩湾地里的麦子眼见就能收割了,俩人正忙着做麦场,磨镰刀,说是明天一早就下岗地收麦子,当天夜里却下起雨来。雨点一时大一时小,雨势一时强一时弱,淅淅沥沥,一下就下了小半个月。一亩岗地上的麦子,穗子腐朽在地,抽出嫩绿的新芽。湾地里的麦子晚熟几天,倒地倒是没有倒地,只是淮河水一天一天往上涨,眼见着就漫进了麦棵子里,把俩人心疼死了。俩人背着麻袋,拿着镰刀,趟着水走进湾地,一把一把,将水淋淋的麦穗子拦头割下来。潮麦穗子背回家后,放在铁锅里炒,炒干水汽,再搭手搓出麦仁。麦仁都熟了,散发着涩涩的青莠气,半天炒一锅,两天炒四锅。

龙龙说,凤,今年的日子,怕是难过了。

凤凰说,哥,这不还收着了吗?

雨过天晴,点火烧去岗地里的朽麦子,俩人直接点上了秋茬庄稼——半亩小林秫,半亩大林秫。淮河水涨得快,落得也快。俩人望着退水后的一亩湾地,不知该不该下种。

龙龙说,今年的水涨得早,兴许在湾地种上黄豆,能收呢。

凤凰说,那就点上半亩黄豆。

正是种黄豆的好时节,俩人埋下头,真的在半亩湾地里点上了黄豆。黄豆出苗快,前后十来天,湾地的黄豆就长出了两寸来高,能伸进锄头去了。这是俩人头一次在湾地里种黄豆。黄豆苗与小秫秧苗不一样,与大林秫苗也不一样。俩人看着黄豆苗新鲜,都没见过。俩人丢松一亩岗地里的农活,天天去湾地里锄黄豆。锄一遍,锄两遍,锄三遍,准备锄四遍的时候,黄豆一棵一棵,眼见着茁壮起来